



秋日朗朗，秋风送爽。“中国油画名家青神行”写生活动于9月30日在四川省青神县正式启动，10名海南油画家应邀参加了此次为期5天的写生与创作。异地写生和艺术交流，让海南画家收获满满，对于写生与创作的关系，又有了全新的收获。

山水写生寻师东坡

——海南油画名家眉山青神行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图\肖旅



《竹林人家》刘运良

青神县属于四川眉山市，正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。这个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的小县城，颇有历史渊源。青神因古蜀王蚕丛氏“着青衣教民农桑，民皆神之”而得名。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东坡蛰居海南三年，他与海南的历史渊源，让到访的海南艺术家更感亲切。在为期五天的写生活中，艺术家们徜徉于青年苏东坡曾经饱览的岷江两岸，足迹遍布青神中国竹艺城、中岩古寺、汉阳古镇等多个地方，亲身感受青神县的人文风采和深厚的东坡文化，以现场写生的方式，亲近青神的秀丽山川，走近东坡的心灵，交流创作心得，收获颇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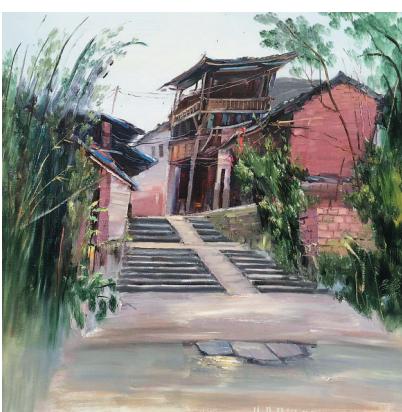
东坡故乡写生胸有千千竹

来到眉山青神，天天目力所及除了美丽的原野就是青青翠竹，漫山遍野的竹子据说种类达到几百种，堪称竹子王国。来到东坡的故乡才终于理解东坡之爱竹画竹，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却有追来者。但无论是爱竹画竹以诗诵竹，至今难有超越东坡者。竹子和他终身相伴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士俗不可医。”东坡的名诗，人们往往引用前面一句，但已见其爱竹的程度！而东坡的画竹，为历代名家所推崇。人们欣赏苏东坡的朱竹，只感觉他笔下的竹子神完意定、风致潇洒，极有艺术魅力。

10月2日，油画家们来到著名的中岩寺。最让中岩寺闻名遐迩的莫过于苏东坡当年在这里求学五年，并且与发妻王弗相识相恋于此。翠竹层层叠叠，随风摇曳。此次眉山青神写生，几位海南画家不约而同地以竹子为写生对象，而每个人画面中的竹子，却是



↑《老码头》张昌贵



↑《汉阳古镇外的田园风光》丁孟芳



《古镇田园》(局部) 翁凯旋



《中岩竹恋》王锐

如此风采各异，也可见画家的修养和性情。海口市美协主席、油画家王锐是此次活动的发起者之一。他也选择竹子作为写生对象，他的《中岩竹恋》，远山、近水，白云缭绕，竹子一丛丛，隐隐约约，画笔细腻中有洒脱，修竹传神，颇具功力。海南东坡书画院院长刘运良是奔东坡而来。他完成的《竹林人家》，可以说是注入了他多年累积的情感。浩浩荡荡的岷江水，在东坡的年代应该更加辽阔；而岸边的翠竹还是一样的翠绿。倒映江中的竹子影影绰绰，一道白光穿越古今，极富抒情意境。海南师范大学李生琦教授的《绿韵》具有写实意味，你几乎可以看到竹子的纹理，竹下溪流清晰可见的蓝天白云，随风摇曳的竹影，给人无限遐思和美感。画家对自然的描绘，意境是不能忽视的，意境恰恰是情和景的结晶。

真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不同的竹影。王锐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，“写生”这个绘画术语大家耳熟能详，它通常被理解为“直接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绘画”，根据不同描绘对象又分为不同的写生方式，如“人体写生”、“风景写生”、“静物写生”等等，它成为画家收集绘画素材的一种重要方式。“在中国，自古以来，绘画理论上的‘师法自然’，也充分强调‘对景写生’的重要性。风景写生，既有助于画家亲近自然，从自然中获取大量的光影感受，又有助于熟悉自我，熟悉工具材料，这也是风景画写生的另一个价值所在。而由于每个人对自然对材料的把握不同，呈现在画面中的自然会千变万化，各有千秋。”王锐说。

写生是对待艺术的一种态度

10月3日，写生进行到第三天，目的地是汉阳古镇。早在西汉时这里便已形成集镇，它历经千年时光的洗礼，至今仍古朴宁静，民风淳朴。纵横交错的几条街道，老房子和新铺面互不干扰，小镇第一次迎来十多名画家，显得格外热闹。镇子的外围即是南方常见的田园和小山，地里的豆角、包菜、芋头、白菜……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异样的景象，但是，这充满泥土气息的田野还是让敏感的艺术家们欢呼雀跃！画家们像蜜蜂寻找花蜜，迅速地各自寻找最佳角度，开始了新的创作。面对小镇同样的景色，画家们又该怎样描画呢？

四川美院翁凯旋教授笔力雄浑而细腻，他的田园长卷作品，一气呵成，气势恢宏！四川省美协油画艺委会委员张昌贵，将老镇的古韵流风展现出来，观者云：很漂亮好有味道！四川省美协副主席张国忠对巴蜀文化的热爱与熟知，让他下笔如有神，他的小镇风光色彩明丽，温馨，浸透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湖南画家彭烈洪以粗犷的笔触，聊聊数笔便将小镇人物刻入画中；海南画家梁峰的《汉阳乡情》写实与写意相结合，小镇风流生趣盎然。唯一的女画家丁孟芳以

女性细腻的眼光，将东方的审美意趣悄然投注到油画创作中，小镇风光尽显画中。四川画家翁凯旋、张国忠、张昌贵、罗徕、米金铭、林泉、刘嘉伟；海南画家梁峰、王锐、刘运良、李生琦、周国富、陈奕文、谭龙建、冯青、王义辉等的小镇风光，均从不同的角度入手，各个显示出画家对现实世界的感受能力和写生风格。

“当下的绘画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比如对现实的不关心，仅仅借助照片来创作；或者对部分画家而言，由于过于自信，以为现实中的一切都被我们看透了，放弃了对于自然的尊重和依赖。而我觉得，问题正是反映了我们受社会思潮的影响，不重视人对自然的感受和体验，把艺术和生活混为一谈。在具体的问题上，就是我们不重视写生，学绘画的以为就是靠临摹，靠临摹获得技术，然后就可以创作……久而久之，我们就变得不敏感、变得麻木了。有的人仅仅把写生视为写生了，写生与创作似乎没有什么关联。”特邀参加此次写生的大连市美协副主席王嵬教授说。

面对画家们创作出来的风格各异又意趣盎然的写生作品，一直重视写生活的翁凯旋教授说：“关于写生，比较客观地来看，写生其实是艺术家的一种态度和工作方式。如果从态度来讲，我虽然是面对自然界，却相当于把我的工作场地、工作室搬到了大自然，我面对我所创作的题材，这个写生的过程是在完成作品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它跟创作是没有区别的，写生就是创作。如北宋花鸟画名家赵昌，每天清晨趁朝露未干时，即于花圃中一边观察，一边调彩作画。很多著名的山水画家，也都是以真山水为稿本进行创作的。但有的画家而言，他作为一种工作方法，比如收集素材，积累材料也是必须的，就是说每一个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特点，出于对自己创作态度的一种认识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，我觉得都可以的。”

胸中有丘壑，眼底有性情

纵观五天来海南、四川两地画家的写生作品，感到他们既是在写生，又是在写意，既师法于自然，又不为自然万象所困惑。苏东坡画竹，让艺术最大限度地向内心突入，把对自然的深入观察和体悟放在首位，并使自然山水与画家心灵互融神会，而最终达到“与山川神遇而迹化”的目的。对此，四川画家张昌贵深有体会。他说，艺术家胸中须有丘壑，眼底须有性情。不仅要在现实世界经历丰富，熟悉外在和内在的现象，而且还要把众多的画外功夫摆在胸中玩味，被它们深深地感动，即“外师造化”。当然还需带着眼底性情，提高自身的修养和性情，主动地去创造，即所谓的“中得心源”。将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统一辩证地联系在一起，重视“心源”，使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获得自由充分的发挥，逐步达到艺术的理想境地。■